

敬悼李國祁老師

王仲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

聽到李國祁老師逝世的消息，內心有無限的哀慟，今天有機會藉哀思會向各位報告李老師生前的一些事績，深感榮幸，請多指教。

我於民國 58 年 8 月回母系擔任助教，第二年系主任朱雲影老師向教育部申請成立歷史研究所，未獲核准，理由是師大歷史系的任務在培養中學歷史教師，不需成立研究所，雲影師向教育部申覆成立研究所的目的，在從事歷史教育研究，才獲得核准。那時李國祁老師剛從德國獲得博士學位返回原服務單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老師力邀李老師來師大任教。起先說是借聘，後來不知為何改為專任。李老師來師大專任，使新成立的研究所師資堅強，但也就這樣在師大服務了一輩子。

當時的制度，系所分離，系有系主任，所有所長。朱老師於創所第二年，即把所長一職讓予李老師擔任，李老師接任所長後，又邀請研究院許多著名學者來所開課，使師資陣營空前堅強，所的聲望蒸蒸日上，歷史系也跟著水漲船高。

系所合作創辦《歷史學報》也是使師大歷史系所聲望上升的原因之一，當時臺灣各大學除了文大（時為「文化學院」）都沒有《學報》。師大《歷史學報》在民國 62 年出版了第一期，很受到史學界的矚目。但有些不實的傳言，藉此機會略作澄清。有一說法，當時的師大歷史系墮落不堪，幸李國祁老師創辦了《歷史學報》，才把歷史系的聲

望提升起來（大意），這種神化李老師的說法，不符事實，以李老師的個性也不會喜歡這樣吹捧他。

創辦《歷史學報》是所、系大老的共識，由所長李國祁老師與系主任李符桐老師出面合作促成。各位看前幾期學報封面署「歷史學系、歷史研究所合編」就可了然。當時歷史系三大老：朱雲影老師、李樹桐老師、李符桐老師，也經常發表論文。有幾樣事值得一提，自創辦第一期，李老師即在學報發表論文，直到退休之後，仍經常在學報發表，李老師重視學術研究，以身作則，足為學生輩表率；學報的形式有幾點特色：版權頁不加主任委員或編輯委員姓名；論文排序依據論文時代先後，不依作者姓氏筆畫或年資聲望排列先後，李老師大多發表中國近代史方面論文，所以排名都在後面，但他並不在意，這項傳統一直維持至今。

師大歷史系學報推出後，許多大學歷史系受到壓力，紛紛跟進出版學報。但是有的經常脫期，本系學報自創辦至今已 40 多年，一次也未曾脫期，這是李老師精神的發揚，難能可貴。美中不足的是，後來有幾期本系專任教師發表較少，外稿與研究生的論文較多。有幾位專任教師，多年不見發表論文，甚至升了教授之後，再也看不到學報上有他的論文了。但在版權頁上，卻經常出現其名字，如此好名，不是前輩老師的作風，也不是學報的傳統。學報第一期創刊號是我負責編輯的，所以學報的聲譽好，我也與有

榮焉。第二期以後改由王文發兄負責。

正直耿介、求好心切，是李老師的為人風格。大約 10 年前有一位李老師的學生，給李老師慶祝八十大壽，出版了一本名《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的論文集，除了收錄 13 篇論文，主編在「序言」中不介紹李老師有哪些學術成就，用「近代國家」來模糊「近代中國」，不知李老師有何學術成就也就算了，反而描述學生如何「怕」他，以襯托李老師很「兇」。我是李老師碩士班第一屆學生，修習中國近代史專題，李老師上課認真，態度嚴肅，尤其對於期末報告、學位論文寫的不好，或有明顯錯誤，他會不假辭色、嚴厲指正，造成好像很兇的氣氛。但是對於認真寫作的報告，他也會給予鼓勵，我的近代史報告寫清代新疆回亂期間漢人如何組織鄉團自保，李老師給我很高的分數和肯定的評語鼓勵。那時張玉法老師辦了一份《新知雜誌》承蒙不棄，把我這份報告發表出來，保留至今。

李老師在校園相遇時，喜問：「最近有沒有寫文章？」或「怎麼都不發表呢？」有一次我回應：「太忙了，沒時間寫。」李老師笑著回應說：「你們比我還忙嗎？」使我一時無辭以對。我有一次回應說：「不是不寫，實在是寫不出來，寫不好。」李老師回應說：「先要有，再求好。」「不寫，則永遠不會好。」此話對我很有啟發，我從《歷史學報》第四期起，發憤連續發表了多篇上古史論文，還都得了國科會的獎助。

師大歷史研究所的聲望大起來，也就會惹來江湖上的閒言閒語，據說在一次史學界公開聚會的場合，有一位某校大老公開批評師大歷史研究所應正名為「近代史研究所」，李老師當場予以反駁，說我們的研究所不但開近代史的課，而且也開有中古史的課（李樹桐老師、管東貴老師、毛漢光教授），也開上古史的課，還有研究生以中國上古史做碩士論文，並且還提到我的名字。李老師這樣直來直往的個性，必定得罪一些人，我認為這是他後來沒選上院士的重要原因。也未見有人為李老師說幾句公道話。

我記得我的碩士論文口試時，朱老師請國學大師屈萬里先生做口試委員，我很緊張，謹慎應對，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李老師是所長，則沒提什麼問題，使我印象深刻難忘的是，考試結束時，屈先生稱讚我論文寫的不錯，修正一下可以出版。李老師對朱老師說：「老師，這一領域我不熟，我看以後這方面的考試我就不要參加好了！」他在朱老師面前說話時，完全像一個中學生對老師的態度。對於專業領域也以謙虛的態度面對（像對「上古史」）實在不是一個「兇」字可以形容。在此，報告各位一件不為人知的小故事，1989年5月，我到美國洛杉磯參加「夏文化國際研討會」結束後順路至附近的Fresno市看望朱雲影老師，朱老師很關心師大歷史系所，殷殷垂詢，問及一位曾在研究所服務的女助理，現在如何？我據實回答：現在很好，已通過博士學位升

為副教授，很快就會升教授了。

朱師聽了很欣慰，想起了這位女助理有一年夏天跑到他家裡，哭訴李老師罵他很兇，讓她做不下去了，想辭職不幹了。朱師安慰她說，李先生做事認真，求好心切，脾氣不好，不要介意。朱師已是退休之身，居然有人登門告狀，雲影師對國禔師的賞識，可比之伯樂之於千里馬，不會因這點「小狀」而改變對國禔師的信任。

我在升任副教授之後，李老師要我在研究所開「中國上古史研究」，我不敢接受，再三推辭，希望多讀點書再開課。李老師堅持要開，後來我要求把題目改為「中國上古史專題討論」，李老師也答應了。李老師在高雄中山大學擔任教務長時，曾經多次要我去講演，都是坐飛機當日來往。李老師並不嫌棄我僅是一個土碩士，仍給我許多機會磨練，我認為這是他對學生有愛心，見我當時有努力發表，給我鼓勵！

尊敬師長、重視學術、愛護學生，這就是真正的李國禔老師。

我曾指出：李老師的學術表現，有三大領域：一是中國近代史；二是臺灣史；三是歷史教育。中國近代史繼承郭廷以老師的衣鉢，研究成績有目共睹，同儕無與倫比，臺灣史的研究也使師大成為臺灣各大學的研究重鎮，此不多說，我想說一下歷史教育。

前面提到，朱雲影老師以研究歷史教育為由，向教育部申請成立歷史研究所獲准。所以自開所以來，歷史教育即列為碩士班必

修課，這也算是師大歷史研究所的特色。朱老師特推薦王啟宗教授擔任此課。王老師教了一年不教了，李老師就親自披甲上陣，一教就是3、40年，還發表許多歷史教育方面的論文。其間受聘為教育部國立編譯館中學歷史課程編審委員會，主持國編本高中、國中歷史教科書的主編，李老師負責認真，遇有中學歷史教師提出疑難，李老師都耐心回答，這部教科書發行了16年之久，深受歡迎，口碑不錯。教科書開放多元之後，許多中學老師還把它影印給學生參考，李老師推薦我負責撰寫這部書的第一冊，這份榮譽也是李老師賜給我的。李老師還受聘教育部人文暨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執行祕書暨歷史科主持人，完成歷史教育目標、課程大綱的規劃，作為推動中學歷史教育的依據，可惜接著歷史教育政策大變動，李老師領導研究的成果，被一概棄置不用。瓦釜雷鳴，教育大亂，而李老師也就在這時像是引退，回到所裡專心教學。編輯高中教科書與書商合作有利可圖，許多教授一頭栽入，墮落不堪。李老師有許多機會則不為利所動，這是他的人格特質，令人尊敬！奇怪的是，就在

李老師退休之際，師大歷史研究所取消了歷史教育這門必修課。而且從陳豐祥教授擔任系主任，經陳登武主任（現為文學院長）到現任的陳秀鳳主任，每人任內各舉辦一次「歷史教育研討會」，受邀者不乏江湖術士型的自命「歷史教育專家」，來大吹法螺，卻從沒有邀請李國祁老師蒞會講演或致詞，也從不邀請我，我微不足道，李老師的聲望地位則應無人可以取代。

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以及後來的博士班的創辦，李老師都沒有親手辦理，但是都由李老師加以發揚光大，所做貢獻，則是功不可沒！

已故呂實強老師，生前多次公開稱讚李國祁老師是師大歷史系創辦以來，難得的傑出系友，是一位難得的學術研究兼具學術領導的人才，這是由衷之言。現在李老師走了，後繼者應如何努力學術研究，認真教學，恢復臺灣師大研究所昔日的光榮，告慰他的在天之靈？！謝謝大家！

2016.06.27 師大禮堂追思會初稿

2017.03.15 修正補充